

15-179

鄆城文史資料

第六輯

鄆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鄆城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鄆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五月

封面题字:崔庆寅

封面设计:闻 维

鄞城文史资料

第六辑

鄞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鲁荷出准字 94—1—0006 号

山东省鄞城县印刷厂印刷

目 录

《亿城寺重修石碑记》证实孙膑墓在亿城寺附近	边文纪(1)
孙膑墓遗址在孙花园	周广良 常继明(4)
孙膑墓初探	路维民(10)
孙膑墓地考	阎殿芳 温永振 王占稳(21)
郓城县伊斯兰教简介	周广良(30)
重修礼拜寺碑记(咸丰三年)	(37)
重修礼拜寺碑记(民国十年)	(39)
建修濮县临濮集清真寺碑记	(41)
张世本孝义碑文	(43)
前园、军屯的穆斯林武术队	沙凤起(46)
忆仪忠惠同志	王巧云(49)
难忘的战斗	窦若义(60)
大洋湖战役支前回忆	纪景胜(66)
访苏回忆	陈宗祥(72)
郓城鲁锦	李允贵(81)
一桥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许明中(85)
郓城县林业发展概况	许贵信(88)
建国前郓城工商业之回顾	王法贤(100)

鲁西南地区近现代流通货币初考	许平安(120)
尧葬谷林考	张治鹏 王培远 于祥春(132)
尧陵沿革	路明(138)
帝舜诞生地姚墟考	张治鹏(145)
鄆城庄子庙即漆园城、钓台即庄子故居	苏德彪(154)
东晋度支尚书吴隐之传略	陈德平(163)
宋大成伯张咏轶事	宋朝朗(167)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忠事略	刘永祥 刘西昌(178)
鄆城蒙古族苏氏文物记	苏德彪(186)
史可法传略	苏德彪(207)
孙振家德教碑文	(217)
一人尽瘁 万家食福	湛耀李(219)
杨凌昆事略	杨念贤(228)

《亿城寺重修石碑记》证实 孙膑墓在亿城寺附近

边文纪

经有关专家教授严肃论证，“武圣”孙膑出生在红船镇孙老家是无疑问的了，但他死后葬于何地？这仍是长期以来有关孙膑诸疑团中的一个疑问。鄄城县宋楼乡孙花园村《亿城寺重修石碑记》残碑的出土，为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一把钥匙。

孙花园村北一里许有“亿城寺”遗址，该寺始建于何时，现无据可查。仅据 1980 年至 1981 年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四块北朝造像残碑来看，亿城寺早在北朝北齐孝昭帝（高演）皇建元年（公元 560 年）其规模就相当宏大了，有僧众五百余人，还有大量的土地。寺的附近文物荟萃，并为古燕楚要道，当时亿城寺就闻名全国。而后，亿城寺同其他佛家寺宇一样，遭到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之难”的浩劫，几乎

断绝了烟火。所谓“三武一宗之难”，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4—451年在位）、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1—578年在位）、唐武宗李炎（公元846—847年在位）及后周世宗柴荣（公元954—959年在位）四次灭佛高潮。加之黄河连年泛滥成灾，寺院屡被冲毁。亿城寺几经磨难之后，至明朝嘉靖37年（公元1558年）进行重修，并立石以记之。这便是孙花园出土的《亿城寺重修石碑记》产生的历史背景。亿城寺和它的重修石碑，都是历史的产物，是毋庸置疑的。

《亿城寺重修石碑记》残碑，出土于1982年，现仅存上半部分，所镌之字十有三、四剥落，其余之字尚依稀可辨，细读碑文，可以看出，《亿城寺重修石碑记》记述了亿城寺的方位、重修的原因及修后的规模等等。碑文第一句就指出：“古月戾水保之阳，旧有亿城寺。”并说这一带厅宇树木很多，“腴墓址深邃”。这不仅证实了孙腴墓址在旧亿城寺附近，而且从“深邃”一词可以判断孙腴墓址上面还有许多建筑物。“深邃”，指屋宇深广。卞兰《许昌宫

赋》：“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于阴阳。”其中的“深邃”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臧墓址屋宇深广，或是庙堂，或是守墓者居室，或是他物，均无据可考，但可以断定孙臧墓址规模非同小可，在当时已成为值得一书的一大景观，不然是不能以“深邃”一词形容的。孙臧墓地有如此宏大的规模并非是石碑撰文者的虚妄夸张，而是符合情理的。谁都知道，孙臧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实践家，他的品德、他的胆略、他的智慧等等，均为后世历代人们所敬佩。因而，在他的家乡为他修建一座巍峨壮观的坟墓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郢城县孙花园村北古有亿城寺，亿城寺附近有孙臧墓，寺墓均有碑石可证。尽管《亿城寺重修石碑记》的石碑不是特意为孙臧墓而立的，但碑中所记“臧墓址深邃”一语，恰恰证实了孙臧墓地确实在孙花园。这是铁的事实，无须烦琐论述。孙臧墓地的确定，对于研究孙臧晚年的活动，特别是对于进一步研究他的军事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孙臆墓遗址在孙花园

周广良 常继明

继孙臆故里确认为鄆城县红船镇孙老家之后，近日又在鄆城县宋楼乡孙花园村北发现了孙臆墓遗址。

一、老和尚口碑真实可信

孙臆晚年隐居何处？葬于何地？历代史书、志书均无记载，近日挖掘发现孙臆晚年隐居孙花园，葬于亿城寺前，有口碑为证。原亿城寺和尚，法号觉立，年近髦耄，今仍健在。他说：“我15岁出家为僧，因没有文化，在亿城寺负责撞钟、做饭、扫院子。闲时，常听师傅讲说亿城寺的来历。据一代代先师传说：亿城寺是为纪念俺始祖孙臆所建。始祖孙臆曾佐齐王官居军师，晚年弃官归田，隐居故里（今红船镇孙老家）北10里处，辟一花园，园内建有读书馆和著书亭，冬在馆，夏在亭，潜心研读，修著兵书，

时因他功名显赫，享誉中原，有不少文官武将前来拜访。为接待来客，在读书馆后建一驿馆。后因访者日增，故改建驿城，以供食宿。八月十八日始祖归天，齐王念其功高，屡派使臣前往祭祀，便将驿城改为亿城，取安静之意，祝愿军师在此安息。”

魏晋时期佛教传入鄆城，于北齐皇建元年（560）在亿城旧址改建亿城寺。寺院规模很大，宫殿宏伟，金碧辉煌。明嘉靖三十七年《亿城寺重修石碑记》有云：“刻释迦诸象万余尊于碑之阳，镌主持僧众五百名于碑之阴”。觉立和尚说：“自建起亿城寺后，俺孙家每代选一人进寺当和尚，为的是祭祀始祖孙公，我是孙氏家族的最后一名和尚，民国十七年（1928）出家。记得每逢清明节，八月十八、十月初一，就举行仪式，为先祖孙臧超度亡灵。这天，俺孙氏族人都到寺院集合，按辈排成一队，先把老爷爷从墓地请到祖师殿，接着烧香、磕头、念经，念的是：‘僧人进灵棚，手捧两部经，一部朝西天，一部度孙公’。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冬土改时，寺院被扒，我就还俗回了家，如今也熬成一家

子人家了”。

老和尚的回忆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孙膺晚年隐居子孙花园；二是亿城寺是为纪念孙膺而建；三是孙膺墓址在亿城寺附近。否则，孙氏家族为什么每代有一人出家当和尚呢？一些祭祀活动又从何谈起呢？所以说，老和尚的回忆是有根据的，是真实可信的。

二、重修亿城寺碑，证据确凿

据考北齐于建德六年(577)为北周所灭，北周灭齐后，遂灭齐境内佛教寺院，亿城寺作为一个有五百僧众的大庙，亦“在劫难逃”。后经几次复修，均被黄水冲毁。至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孙氏族长守纪动员各地僧众募捐，皇明官府相助，于原亿城寺东100米处，重建亿城寺一座，其规模不亚于原寺，并重修亿城寺石碑，石碑于“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损毁，被埋于地下。近日，孙花园孙氏族入又将此残碑挖掘出土。碑文字迹大部模糊不清，幸有几处尚有形可辨：①首行中段有“膺墓址深邃”五字，“膺”为膺刑，用于人名者唯有孙膺，故此“膺”字当指孙膺无疑。由此可以断定，孙膺墓

遗址即在孙花园村北亿城寺附近；②碑阳中部刻有“皇明宫殿遍天下，而无减于大齐之盛”，碑阴刻有“大佛殿三间，相师殿三间，太和殿三间，厢房数间”之句。据此可知，明嘉靖重修亿城寺规模之大，分布之广。据“皇明宫殿……不减于大齐之盛”句和出土北齐造象碑以及其他史料考证，可推断始建亿城寺的时间为北齐皇建元年(560)。

观其碑文，所记重修亿城寺之时间，规模意旨，均与觉立和尚口碑相吻合，二者互为印证，相辅相成。碑文先点明亿城寺为“臙墓址”，后记述重修亿城寺之规模，其意旨很明显，是说孙臙墓遗址在亿城寺附近，亿城寺的始建和重修均是为纪念孙臙。再者，亿城寺经历了佛教史上的“三武之难”，又经战乱河患，为什么其他寺院已荡然无存，亿城寺却屡毁屡建，规模又很大呢？说明有一大族主持修建，这一大族是谁呢？《亿城寺重修石碑记》有云：“孙氏族长”。孙氏族人又为什么不惜耗资重金屡修亿城寺呢？很明显是为了纪念其始祖孙公。所有这些已道出亿城寺和孙花园与孙臙的关系。

三、孙花园的地理特征，又一佐证

孙膑晚年为什么要选在花园著书立说，死后又葬于花园之后呢？这是因为古代孙花园有着特殊的地理特征：一是此地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西倚箕山，东临水堡，北与马陵古道隔河相望，南有月戾河东流而北折。流水淙淙，碧波滢滢，锦鳞游泳，荷花亭立，风光幽雅，景色宜人，实为养老著书的最佳所在；二是此地州郡比邻，文物荟萃，并为古燕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三是南五十里有历山。《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窳”。西南境内又有尧王墓。于此隐居，实占天时、地利、人和，在此著书立说，安度晚年，死后葬于花园之后，合乎情理。

再者，孙花园村的家庙位置和街巷布局均有与众不同之处：家庙一般设在村东村前或中央，而孙花园村的孙氏家庙却位于村后。孙氏族人都知家庙的地址系始祖孙膑著书亭之旧址，是为纪念始祖而建。孙花园村的街巷布局也与众不同，九条南北巷均为“轱辘把”形，看

似不通，实则互通，南门开在村西南角，北门开在东北角，四周环水，易守难攻。传说这是孙臧为防贼寇而布下的“迷惑阵”。至今，孙花园村的街巷布局仍保持原样。孙花园的地理位置和村庄布局，是孙臧晚年在此著书立说的又一佐证。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郾城县宋楼乡孙花园村就是孙臧晚年所辟花园遗址；亿城寺是为纪念孙臧所建；孙臧墓址就在孙花园村北、旧亿城寺前；今孙花园村孙氏族系孙臧之后裔。口碑石碑，人证物证，铁证如山，毋容置疑。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孙臆墓初探

鄆城县文物管理所 路维民

鄆城，位于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这里气候温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不仅利于人类的繁衍生息，也为农耕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鄆城自上古起就成为颛顼之墟。地灵生人杰，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行“禅让”制的帝王尧就葬在县城西南8公里的谷林。1980年，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的阎什口乡历山庙龙山文化遗址更为“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之说找到了科学的依据。五帝中的两位帝王与鄆城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上古时期的鄆城不仅人烟稠密，而且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这种富足、平和的生活氛围利于人们道德的升华和文明的发展，从而为鄆城产生更多杰出的人物，创造更加灿烂的文化，奠定了物质和精

神基础。

孙臆，作为鄆城历史上诸多天之骄子中的一员，他充满传奇经历的一生和名扬天下的《孙臆兵法》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经过有关学者和专家的调查论证，孙臆故里已确定在鄆城县红船镇孙老家。这一重大发现更进一步激发了人们了解、认识、研究孙臆的极大兴趣。本文从文物、考古资料入手，结合口碑，试述孙臆墓所在的大体范围。

鄆城历史始见于史籍的，仅从西周开始。自1980年文物普查以来，多处古文化遗址被发现。在将我县历史提前到距今4000年的龙山文化当中，我们发现出土陶片无论从器形、质地、纹饰各方面都不仅具有河南龙山文化的风格，而且还包含了典型(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这种古文化遗址内涵的独特性，在于原始社会末期我县处于华夏和东夷两大文化区域的交汇之地。不同风格的史前文化体系在相互影响、借鉴和融合中得到提高和发展。这大概是史前鄆城能够自立于我国古代民族之林的原因吧！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牛耕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它带来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毫无疑问，鄆城在当时已成为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心。春秋时的鄆城以它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诸侯争战中无时不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左传·庄公十四年》：“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冬，会于鄆，宋故服也。”同时，鄆城还以它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襟带菏泽，扼控鲁宋”的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为争夺中原霸权的逐鹿之战愈演愈烈，各诸侯国都急切地盼望得到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人材。应时代的呼唤，著名军事家孙臆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登上历史舞台。他因“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和使庞涓折戟沉沙的马陵之战而显名于天下。但史籍中关于孙臆的生于记载很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对孙臆的记载仅从“臆生阿鄆之间”到马陵战后孙臆“名显于天下”。至于孙臆在马陵战后的境遇，史籍中就绝少提及。因此，对孙臆其人的研究也就变得比较困